

卷三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
 蓋此數
 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三 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寶琴零落金星滅
 當時歌舞人不回
 佳人體似酥
 暗裡教君骨髓枯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為今日西陵灰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日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2991(a)

乙4,2
8
4.2

双紅堂
小説
48(2)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三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了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詩曰

六街簫鼓正喧闐

初月今朝一線添

睡去烏衣驚玉剪

闌來宵燭渾朱簾

香綃染處紅餘白

翠黛攢來苦未甜

阿姐當年曾似此

從他戲汝不須嫌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頗寒作熱，鎮日不得箇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為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擗檯拍凳，鬧得狠的模樣。那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恁行貨子，想漢子更別處去想。」

料2971 (2) (8)

怎的在這里硬氣春梅正在悶時聽了這句不一時暴跳起。那箇歪廝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聽得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他還說娘叫爹收了我信一幫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因送吳月娘走出送殯起身早些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扇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的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裡走了走來金蓮道他與你說些甚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心雖懷恨口裡却不出兩箇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拏茶來吃畢兩箇悶倦就放桌兒下棋耍子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箇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髮髻露着四鬚耳邊青寶石簪子白紗衫兒

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灣尖趨紅鶯瘦小一箇箇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兩銀子潘金蓮說道俺們倒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你往那里去我來了你倒要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箇在這里做甚麼金蓮道俺兩箇悶的慌在這里下了兩盤棋時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堂裡都是內相同官天氣又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先回使兩箇小廝接去了一面坐下因問你兩箇下棋賭些甚麼金蓮道俺兩箇自下一盤耍子平白賭甚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箇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們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没銀子拏簪子問我當也是一般于是擺

金蓮撒
播弄
事二俱
堪入回
每閱一
過輒令
人銷魂
半胸

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搯。花。兒。西。門。慶。尋。到。那。里。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却。躲。在。這。里。那。婦。人。見。西。門。慶。來。睨。笑。不。止。說。道。恠。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却。來。纏。我。將。手。中。花。撮。成。瓣。兒。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了。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撇。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遂。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們。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只。在。月。娘。面。前。打。了。箇。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香。預。備。湯。盆。浴。湯。准。備。晚。間。效。魚。水。之。歡。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居。大。常。有。疾。

一唱一和

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來。往。出。入。銀。錢。都。在。李。嬌。兒。手。裡。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裡。宿。歇。或。吃。酒。或。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厨。下。去。拿。此。不。必。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下。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穿。繡。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鮮。湯。使。春。梅。往。厨。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猪。罵。狗。欺。負。你。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面。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的。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確。都。有。耳。朵。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厨。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是。把。桌。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秋。菊。

聖歌殊不自揣

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的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厨下只見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罵道賊奴才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爹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得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燉的粥兒又不吃忽刺入新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裡蛔蟲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淡效在不甲不元主子不使了來那箇好來問你要與沒俺門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住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是怎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有時道沒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箇別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得黃黃的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

還在厨房裡雌着等他慢條斯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到被那小院兒裡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走到的就是只像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了粥兒不吃平白地生發起要甚餅和湯只顧在厨房裡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箇攔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罵將來西門慶聽了大怒走到後邊厨房裡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脚罵道賊歪刺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自己照照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到厨房門外孫雪娥對着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悔氣早是你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嚶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

往來
與推手

地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王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脚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朵聽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裡，兩淚悲流，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裡亂些甚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裡春梅來，被爹聽見了，踢了姑娘幾脚，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去，就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裡丫頭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攛掇雪娥和家人媳婦，忙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往廟上去，不題。這雪娥氣憤不過，正走到月娘房裡，告訴此事，不防金蓮驀然走來，立于窓下，潛聽見雪娥在房裡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為，娘你還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

是金蓮
那口
是金蓮

小玉又
先說一
齊偏在
忙中搖
擺

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雞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怎的。」孫雪娥道：「我罵他秃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着緊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今日輪到他手裡，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如我當初擺死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得我攔攔着他，撐了你的窩兒，論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得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

求人沒得說往以也三字語世

一可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也辨他不過。明在漢子根前截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攆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他兩箇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險些兒不曾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倚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教人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沒了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吃人指罵。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時，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

髮來儘力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道：「好賊歪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出了氣，如何不喜。繇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話休饒舌。一日正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這花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甚是豐盛。眾兄弟都到了，因西門慶有事，約午後纔來。都等他不肯先坐，少頃西門慶來到，然後敘禮讓坐。東家安西門慶居首席，兩箇妓女琵琶箏，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

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梳腮揚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
如枝上新鶯舞態蹁躑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
墜秦樓歌過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輕重疾徐依格調箏排雁
柱聲聲慢板拍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兩箇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招颭般來磕頭
西門慶呼玳安書袋內取兩封賞賜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
子虛道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
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攪掇的是花二哥令翠拘攔後巷吳銀兒這彈琵琶
的就是我前日說的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
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元來就是他我六年不

見不想就出落得恁般成人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通酒這桂姐慇懃勸酒
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與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
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腳半邊通動不的
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箇客人包了半年常接到店裡住兩
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好不幸苦常時
也想着要往宅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來裡邊走走
幾時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也好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
變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何
如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脚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便向
袖中取出汗巾連跳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
使僮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

異濟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騎馬同送桂姐逕進拘欄往李家去正是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竈洞囚牢般巧砌參檢屍場屠舖般明排列整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哥哥休捨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度婆扶拐而出半邊脫膊都動彈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得你到這裡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曾得來老媽休恠度婆又向應謝二人說道三位怎的也不來走走伯爵道便是白不得閒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西門慶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度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茶一

面打抹春擡收拾酒菜少頃掌上燈燭酒餉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免不得姐妹兩個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遍酒正是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莫虛度銀缸掩映嬌娥語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姊妹兩箇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歌唱南唱何不請歌一詞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借大官人餘光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晌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先索落他唱那院中婆娘見識精明早已看破了八九分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膈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

安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
 姐為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桂姐連忙起身謝了先令了鬢
 收去方纔下席來唱這桂姐雖年紀不多却色藝過人當下不慌不忙輕
 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撒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
 唱道

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畫拘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嗟玉杵污泥中
 豈凡庸一曲清商滿座驚動勝似襄王一夢中勝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歡喜的沒入脚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
 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箇
 一力攙掇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段舖內討四



件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的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
 拏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彈歌舞
 花攢錦簇飲三日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實念常時節
 每人出五分子都來賀他舖的蓋的都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
 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求財

詩曰

可憐獨立樹 枝輕根亦搖 雖為露所泥 復為風所飄

錦衾襪不開 端坐夜及朝 是妾愁成瘦 非君重細腰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厮拿馬接了幾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閉靜了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打扮的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日不在大門首倚門而望只等到黃昏到晚來歸入房中絮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看見那月洋水底便疑西門慶情性難拏偶遇着玳瑁貓兒交歡越引逗的他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厮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清目秀乖滑伶俐西門慶叫他看管花園晚夕就在花園門首一間耳房內安歇金蓮和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亭子上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厮專一獻小惡勸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

此何物 豈可置 之閨人 左右西 門慶元 百歌零



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着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到了七月西門慶生日將近吳月娘見西門慶留戀烟花因使玳安拏馬去接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個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兒一直騎馬到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時節眾人正在那里伴着西門慶揆着粉頭歡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傳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傳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中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厮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說道五娘使我稍了個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

後更及 落俱文 八死也 心思所 寄

去西門慶纔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那箇表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搵過來，折開觀看，却是一幅迴文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實念教念與他聽。這祝實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念道：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為他憔悴死可憐也，綉衾獨自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眠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裡邊睡了。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眾人前把玳安踢了兩腳，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抱出他來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箇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玳安只得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

十五

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我第五箇小妾寄來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實念在旁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敘的一箇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桂卿又『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裡的便了。』別說寬口及散纔相伴了多少時，便就要拋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你兩人都依我。大官人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個再恁，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咱大家吃。』於是西門慶把桂姐揷在懷中，陪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少頃拿了七鍾細茶來，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箇曲兒，單道這茶好處。』

朝天子

妙
變開得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嫩不採葉兒。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回。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簞兒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收利一撿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箇笑話兒與桂姐下酒就該謝希大先說因說道有一箇泥水匠在院中慢地老媽兒怠慢了他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塊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塊磚拏出那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裏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的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桂姐見把他家來傷了便道我也有箇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却教座下

切在伴
半皆滿
客之物
典與
等項自
別

寫得情
景痛快

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都路上一個個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那里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當下把眾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們只是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根開銀耳幹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一秤重九分半祝實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裙當兩壺半酒常時節無以為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猪肉又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些小菜兒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拏上來眾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筋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蚋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罕

此風雖
文人不
免何況
伯爵一
章

金瓶梅

三卷

十一

纔打出這箇搶風勝臂，如經年未見酒和脩，那箇連三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却似與雞骨禿有冤仇。一箇油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嚙，吃片時盃盤狼籍，啖頃刻筋子縱橫。這箇稱為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晒，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眾人吃得箇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又被這夥人吃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便刺了一泡糞谷都的執炭，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搵在褲腰裡，應伯爵推開桂姐親嘴，把頭上金琢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實念走到桂卿房裡，照面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峙節借的西門慶一

嘴中實
有此景
非聯發
也

錢銀子竟。是寫在闕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為証。

工妍掩袖媚如猿
若要死貪無厭足

乘興閒來可暫留
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眾人簇擁着西門慶飲酒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正在房坐的，見了便問：玳安你去接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說道：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爹說那個再使人接來，安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恁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又罵小廝？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廝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塞；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李嬌兒見玳安自院中來家，便走來窓下潛聽，見金蓮罵他家千淫婦，萬

金瓶梅

三卷

第十二回

十一

淫婦黯黯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煖

惡語傷人六月寒

琴童
修而得
此為之
不平

不說李嬌兒與潘金蓮結仇單表金蓮歸到房中推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箇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掩上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一處但見

一箇不顧綱常貴賤一箇那分上下高低一箇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律法明條百花園內翻為快活排場玉母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臚精髓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為始每夜婦人便叫琴童進房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裏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

月娘非
是不信
只一說
辨紛是
爭耳

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街上吃酒耍錢頗露機關常言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朶內說道賊淫婦往常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齊來見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不性只說你們拈撮他的小廝說的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如此這般他屋裡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差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除非饒了蝎子此時正值七月二十七日西門慶從院中來家上壽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們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他反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金蓮在家怎的養小廝一節這西

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
 聲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脚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
 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拿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解了
 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箇小廝選大板子伺
 候西門慶道賊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拔
 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沒了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里去了
 琴童道小的竝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
 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廝持侍一箇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
 穿着玉色絹襖兒襖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看見便叫
 拏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
 從那里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

偏看見
 偏認得
 認有情

不曾
 問的確
 竟自打
 逐似暴
 燥又似
 磨忍妙
 得其情

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竝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
 令與我網起來着實打當下把琴童綳子綳着打了三十六棍打得皮開
 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叫來保把奴才兩箇髻毛與我掃了趕將出去再
 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
 在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嚇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氣息
 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一個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
 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拏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
 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服跪着那婦人自
 知理虧不敢不跪真個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
 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夢裡睡裡奴才我已審問明白他一一
 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那天那

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兒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個不知道的，因叫春梅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搥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裡來歇，無非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在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材的奴才也不枉說的。恁一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那香囊來說道：這箇是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捏出來，你還口強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道：

先作高
分不可
解之勢
忽之語
解之令
讀者意
驚無定

畢竟愛
心勝稍
有一絲

香肌上。賊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喻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了奴也。只臭爛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棚下過，帶兒繫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里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琴童供稱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瓜窪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接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痴，坐在西門慶懷裡說道：這箇爹你好沒的說。我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做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個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沒言。

出脫之
路便出
之矣

大家都
會明罷
了如

語去了馬鞭子，一面叫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桌兒吃酒。這婦人滿斟了一杯酒，雙手遞上去，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並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又與西門慶磕了四箇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潘金蓮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這場羞辱在身上，正是

為人莫作婦人身

百年苦樂由他人

當下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眾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出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

此
筆類
勝壯
人婦
記恨
不
不
不

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房裡，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個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箇淫婦冤仇結得，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衿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狂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箇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廝扎罰了。你不問個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却不難爲他了。我就替他賭個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

春梅他○果○可○笑○也是這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侄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門首。桂姐又親自到金蓮花園角門首，好友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得鐵桶相似，說道：「娘分付我不敢開。這花亦、自取蓮羞訕滿面，而回不題。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腳水，百般慇懃。扶持到夜裡，枕席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誰是

身小
心口不
放詞
子然而
思慧語
苦

媚家假
態曲
寫出

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裡駕舌頭，在你跟前咬詞。我的俊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人的拖刀之計，你把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的折挫。常言道：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得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就是前日你在院裡踢罵了小廝來，早是有大姐、孟三姐在跟前，我自不是說了一聲，恐怕他家粉頭掬潑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一味愛錢，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做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終。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幾句，把西門慶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過了幾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箇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

先冷也推
他開口
方婉也
說入的
是處婆
伎倆
難道是
假不成

上裏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老媽纔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問道：「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裡。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纔拏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個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裡睡，慌忙令丫鬟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粧面傭粧，裹被坐在床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西門慶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是你家五

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歡賣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跳起腳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此。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到見我，甚是親熱，又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請他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聞說你家有五娘子，當即請他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他去。他使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輕重。西門慶道：「你到休恠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箇不出來見你的，這箇淫婦，我幾次因他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箇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不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箇喏，誰見來，你若本事到家。」

既激之
以怒又
欲之以
桂姐
亦是練
手

先尋事
起水頭
獨得勝
用如見

翻所愛
以奉所
愛似乎
近愚然
亦前氣
未消足
故耳

到此方
入題西
門慶亦
曲折矣

裡只剪下一柳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子弟。西
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箇手。當日西門慶在院
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哥兒，你這一
去，沒有這物件兒看。你拿甚嘴臉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
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逕到潘金蓮房內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
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枕蓆拭抹乾淨，帶上門出
去。他便坐在床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
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
嚇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于是跪在地下，柔聲痛哭道：我的爹爹，
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日恁提心吊膽，陪了一千箇
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拿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

道：賊淫婦，你真箇不脫衣服，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
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慢條廝禮推開房門，進
來看見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桌兒下由西門慶使他只不動。
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
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
羞娘幹壞了你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
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那眼兒看得上你，倒是我，不依你，拽上
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倒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
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骨
朶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裡要甚麼兒？西
門慶道：我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奴身上隨你怎的揀

全運此
時情亦
苦矣

燒髮者
鷄且不
可燒剪
美人之
髮

相相
不
先因
而相
也

拿來火
熱却又
擔白得
水冷桂
姐利常
可畏

着燒遍了也依這個剪頭髮却依不的。可不嚇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怪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奴就與你做。休要拿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拿剪刀按婦人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拋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歡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

姐打開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

我他昨日為剪這頭髮好不煩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

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拿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

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你恁怕他

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是怕他？恁說我語言不的了。桂姐

一面叫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裡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

躊躇不在話下，却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金蓮自從頭髮

剪下之後，覺道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吳月娘使小廝請了

家中常走看的劉婆子來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

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姜

湯吃。又說我明日叫我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災，金

明明要說夫妻却從父子兄弟開科小入小術何嘗無次第

前不喘事作証

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弄命劉婆道他雖是箇瞽目人到會兩三椿本
事第一善陰陽算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椿兒不可說單
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比如有父子不和兄弟
不睦大妻小妻爭鬪教了俺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書此符水與
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
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酒掃禳星告斗都會因此
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個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
腳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與
他回背書了一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合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
媳婦偷盜只相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內男子漢睡了那枕
頭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

湯點心與劉婆吃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要買紙劄信物
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那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晨
領賊瞎逕進大門往裡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
那里走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
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等了半日婦人
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用手捏了捏說道娘子
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巳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
娘子這八字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礙乙木生在正月
間亦作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太重夫星難為尅過兩箇
纔好婦人道巳刻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惟人說子平雖取煞
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丑中亦有癸水水太多了沖動了只一重巳土

官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為人聰明機
變得人之寵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立至命中又犯小
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却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嗽
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裡一
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
便了一回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收入袖中說道既要
小人回背用柶木一塊刻兩箇女人形書着娘子與夫主生辰八字用
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
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梳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
燒灰暗暗攪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
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椿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

人心坎
上賊瞎
夜甚

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
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里胡行婦
人聽言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
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安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符的西門慶家
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兩日三
似水如魚歡會異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
休招惹他背地什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
後門常鎖莫通和
防內有井防小口
便是禍少福星多

第十三回

李瓶姐墻頭密約

迎春兒隙底私窺

詞曰

綉面芙蓉一笑開，斜飛寶鴨襯香腮。眼波纔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

右調山花子

話說一日西門慶往前邊走來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說今日花家使小廝拿帖子來請你吃酒。西門慶觀看帖子寫着：「即午院中吳銀家一敘，希即過我同往。」萬萬少頃，打選衣帽，叫了兩箇跟隨騎匹駿馬，先逕到花家，不想花子虛不在家了。他渾家李瓶兒夏月間戴着銀絲髮髻，金鑲紫瑛墜子藕絲對衿衫，白紗挑線鑲邊裊裊邊露一對紅鴛鳳嘴，尖尖趨趨小腳，立在二門裡臺基上。那西門慶三不知走進門，兩下撞了箇滿懷。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庄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玩。今日對面見了，見他生的甚

是白淨五短身材，瓜子面兒，細灣灣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忙向前深深作揖。婦人還了萬福，轉身入後邊去了。使出一箇頭髮齊眉的丫鬟來，名喚綉春，請西門慶客位內坐。他便立在角門首，半露嬌容，說大官人少坐一時，他適纔有些小事出去了，便來也。丫鬟拏出一盞茶來。西門慶吃了，婦人隔門說道：「今日他請大官人往那邊吃酒去，好反看奴之面，勸他早些回家。兩箇小廝又都跟去了。止是這兩箇丫鬟和奴家中無人。」西門慶便道：「嫂子見得有理。」哥家事要緊，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來正說着，只見花子虛來家。婦人便回房去了。花子虛見西門慶敘禮說道：「蒙哥下降，小弟適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失迎恕罪。于是分賓主坐下，便叫小廝看茶，須臾茶罷，又分付小廝對你娘說，看菜兒來。我和西門慶吃三盃起身。今日六月二十四是院內吳銀姐生日，請哥同往。」

樂西門慶道二哥何不早說卽令玳安快家去討五錢銀子封了來花子
虛道哥何故又費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門慶見左右放棹兒說道不消坐
了咱往裡邊吃去罷花子虛道不敢久留哥畧坐一回少頃就是齊整餚
饌拏將上來銀高脚葵花鍾每人三鍾又是四箇捲餅吃畢收下來與馬
上人吃少頃玳安取了分資來一同起身上馬逕往吳四媽家與吳銀兒
做生日到那裡花攢錦簇歌舞吹彈飲酒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留心
把子虛灌得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兒央浼之言相伴他一同來家小廝叫
開大門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兒同丫鬟掌着燈燭出來把子虛攙扶進
去西門慶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婦人旋走出來拜謝西門慶說道拙夫不
才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待來家官人休要笑話那西門慶忙屈身還喏
說道不敢嫂子這裡分付在下敢不銘心刻骨同哥一搭里來家非獨嫂

十六

一
不在
中

語語情
見子詞
瓶兒雖
淫卑竟
醇厚

子。就。心。顯。的。在。下。幹。事。不。的。了。方。纔。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纏。住。了。我。強。着。
催。哥。起。身。走。到。榮。星。堂。兒。門。首。粉。頭。鄭。愛。香。兒。家。小。名。叫。做。鄭。觀。音。生。的。
一。表。人。物。哥。就。要。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攔。住。勸。他。說。道。恐。怕。家。中。嫂。子。放。
心。不。下。方。纔。一。直。來。家。若。到。鄭。家。便。有。一。夜。不。來。嫂。子。在。上。不。該。我。說。哥。
也。糊。塗。嫂。子。又。青。年。借。大。家。室。如。何。就。丟。了。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婦。人。
道。正。是。如。此。奴。爲。他。這。等。在。外。胡。行。不。聽。人。說。奴。也。氣。了。一。身。病。痛。在。這。
里。往。後。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友。看。奴。薄。面。勸。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
報。不。敢。有。忘。這。西。門。慶。是。頭。上。打。一。下。脚。底。板。响。的。人。積。年。風。月。中。走。甚。
麼。事。兒。不。知。道。今。日。婦。人。到。明。明。開。了。一。條。大。路。教。他。入。港。豈。不。省。臉。子。
是。滿。面。堆。笑。道。嫂。子。說。那。理。話。相。交。朋。友。做。甚。麼。我。已。定。苦。心。諫。哥。嫂。子。
放。心。婦。人。又。道。了。萬。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盞。果。仁。泡。茶。來。西。門。慶。吃。畢。

茶說道我回去罷。嫂子仔細們戶遂告辭歸家。自此西門慶就安心設計圖謀這婦人。屢屢安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把子虛掛住在院裡飲酒過夜。他便脫身來家。一徑在門首站立。這婦人亦常領着兩箇丫鬟在門首。西門慶看見了。便揚聲咳嗽。一回走過東來。又走西去。或在對門站立。把眼不住望門裡。賤盼婦人影身在門裡。見他來便閃進裡。面見他過去了。又探頭去瞧。兩箇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一日西門慶正站在門首。忽見小丫鬟綉春來請。西門慶故意問道。姐姐請我做甚麼。你爹在家裡不在。綉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請西門爹問句話兒。這西門慶得的一聲。連忙走過來到客位內坐下。良久婦人出來道。了萬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銘刻于心。知感不盡。他從昨日出來。一連兩日不來家了。不知官人曾會見他來不曾。西門慶道。他昨日同三四箇在鄭家吃酒。我偶然

好及只
此一語
愈見推
兒事厚

有些小事就來了。今日我不曾得進去。不知他還在那裡沒在。若是我在那裡。恐怕嫂子愛心有箇不催促。哥早來家的。婦人道。正是這般說。奴吃煞他不听人說。在外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的。虧西門慶道。論起哥來。仁義上也好。只是有這一件兒。說着小丫鬟拿茶來吃了。西門慶恐子虛來家不敢久戀。就要告歸。婦人又千叮萬囑。央西門慶不拘到那裡。好友勸他早來家。奴已定恩有重報。決不敢忘。官人西門慶道。娘子沒的說。我與哥是那樣相交。說畢。西門慶家去了。到次日。花子虛自院中回家。婦人再三埋怨。說道。你_{着箇手眼}在外邊貪酒戀色。多虧隔壁西門大官人兩次三番顧睦你來家。你買分禮兒。謝謝他方不失了人情。那花子虛連忙買了四盒禮物。一罈酒。使小廝天福兒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收下。厚賞來人去了。吳月娘便問說。花家如何送你這禮。西門慶道。花二哥前日請我們在院

一人開口便着
一人之痛癢所
以為妙

瓶兒督
意已又
此語恍
惚乃瓶
兒傳神

中與吳銀兒做生日，醉了，被我攙扶了他來家，又見常時院中勸他休過夜，早早來家。他娘子兒因此感我的情，想對花二哥說，故買此禮來謝我。吳月娘聽了，與他打箇問訊，說道：「我的哥，你自顧了你罷，又泥佛勸土佛，你也成日不着箇家在外養女調婦，反勸人家漢子，又道你莫不白受他這禮。」因問他帖兒上寫着誰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寫我的帖兒，請他娘子過來坐坐，他也只恁要來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漢名字，隨你請不請，我不管你。西門慶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請他便了。」次日西門慶果然治酒，請過花子虛來，吃了一日酒，歸家。李瓶兒說：「你不要差了禮數，咱送了他一分禮。」他到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還該治一席酒，請他只當回席。光陰迅速，又早九月重陽，花子虛假着節下，叫了兩箇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又邀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天化。

四人相陪，傳花擊鼓，歡樂飲酒，有詩為証。

烏兔循環似箭忙

人間家節又重陽

千枝紅樹粧秋色

三徑黃花吐異香

不見登高烏帽客

還思捧酒綺羅娘

綉簾瑣闥私相覷

從此恩情兩不忘

此一撞
未必無
心

當日眾人飲酒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解手，不防李瓶兒正在遮榻子邊站立偷覷，兩箇撞了箇滿懷。西門慶迴避不及，婦人走到西角門首，暗暗使綉春、黑影裡走到西門慶根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對西門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晚夕娘如此這般要，和西門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小解回來，到席上連酒也不吃，唱的左右彈唱，遞酒只是粧醉不吃。看看到一更時分，那李瓶兒不住走來簾外，見西門慶坐在上。

面只推做打盹。那應伯爵謝希大如同釘在椅子上，白不起身熬的祝實念孫寡嘴也去了。他兩箇還不動，把箇李瓶兒急的要不的。西門慶已走出來，被花子虛再不放說道：「今日小弟沒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門慶道：「我本醉了吃不去，于是故意東倒西歪，教兩箇扶歸家去了。」應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沒多酒就醉了。」既是東家費心，誰為兩箇姐兒在此拿大鍾來，咱每再遇四五十輪散了罷。李瓶兒在簾外聽見罵涎臉的囚根子，不絕暗暗使小廝天喜兒請下花子虛來分付說：「你既要與這夥人吃，趁早與我院裡吃去，休要在家裡聒噪。」我半夜三更，燉油費火，我那裡耐煩。花子虛道：「這咱晚我就和他們院裡去。」也是來家不成，你休再麻犯我婦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這花子虛得不得的這一聲走來對眾人說：「我們往院裡去。」應伯爵道：「真箇休哄我，你去問聲。」

趨狗叫
猶俗事
一經點
染傳符
無此致
頭

來咱好起身。子虛道：「房下剛纔已是說了，教我明日來家謝希大道，可是來自吃應花子這等嘮叨。」哥剛纔已是討了老脚來，咱去的也放心。于是一連兩箇唱的，都一齊起身進院。此時已是二更天氣，天福兒天喜兒銀花子虛等三人從新又到後巷吳銀兒家去吃酒，不題。單表西門慶推醉到家，走到金蓮房裡，剛脫了衣裳，就往前邊花園裡去坐。單表李瓶兒那邊請他良久，只聽得那邊趨狗開門，少頃只見丫鬟迎春影裡扒着牆推叫。貓看見西門慶坐在亭子上，通了話。這西門慶就撥過一張桌檯來，踏着暗暗扒過牆來。這邊已安下梯子，李瓶兒打發子虛去了，已是摘了冠兒，亂挽烏雲，素體濃粧，立在穿廊下，看見西門慶過來，歡喜無盡，忙迎接進房中，燈燭下早已安排一桌齊整酒餚菓菜，壺內滿貯香醪。婦人雙手高擎玉斝，親遞與西門慶深深道：「箇萬福道。」一向感說官人蒙官人又費

此何時
又作酬
前語不
可笑然
此迂而
可笑也
正隱也
前出瓶
兒之為
人不然
則又一
金蓮矣

心酬答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杯淡酒，請官人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箇天殺的涎臉，只顧坐住了。急得奴要不得，剛纔吃我都打發到院裡去了。西門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分付過夜不來了。兩箇小廝都跟去了。家裡再無一人。只是這兩箇丫頭一箇馮媽媽看門首，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箇于是並肩疊股，交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綉春往來拿菜兒，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瑚，兩箇丫頭撇開酒棹，拽上門去了。兩人上床交歡。原家大人家有兩層窓寮，外面爲窓裏面爲寮。婦人打發了髮出去，關上裏面兩扇窓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頭今年已十七歲，頗知事體，見他兩箇今夜偷期，悄悄向窓下用頭上簪子，挺簽破窓寮上紙，往裡窺覷。端的二人怎樣交

接但見

燈光影裡，鮫鮪帳中，一箇王臂忙搖，一箇金蓮高舉。一個鶯聲嚶嚶，一個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猶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能卽罷。正是被翻紅浪，靈犀一點透酥胸。帳挽銀鈎，簪黛兩灣垂玉臉。

房中二人雲雨，不料迎春在窓外，听看得明明白白，听见西門慶問婦人多少青春。李瓶兒道：奴今年二十三歲。因問他大娘貴庚。西門慶道：房下二十六歲了。婦人道：原來長奴三歲。到明日買分禮兒過去看看。大娘只怕不好親近。西門慶道：房下自來好性兒。婦人又問：你頭裡過這邊來，他大娘知道不知。儻或問你時，你怎生回答。西門慶道：俺房下都在後邊第四層房子裡，惟有我第五房小妾潘氏在這前邊花園內，獨自一所樓房。

自是一
片結識
深情非
批邊閑
語也

居住他不敢管我婦人道他五娘貴庚多少西門慶道他與大房下同年婦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箇姐姐罷到明日討他大娘和五娘的鞋樣兒來奴親自做兩雙鞋兒過去以表奴情說着又將頭上關頂的金簪兒拔下兩根來替西門慶帶在頭上說道若在院裡休要叫花子虛看見西門慶道這理會得當下二人如膠似漆盤桓到五更時分窗外雞鳴東方漸白西門慶恐怕子虛來家整衣而起照前越牆而過兩箇約定暗號兒但子虛不在家這邊就使丫鬟在牆頭上暗暗以咳嗽爲號或先丟塊瓦兒見這邊無人方纔上牆這邊西門慶使用梯橈扒過牆來兩箇隔牆酬和繡玉偷香不繇大門行走街坊隣舍怎的曉得有詩爲証

月落花陰夜漏長

相逢疑是夢高堂

夜深偷把銀缸照

猶恐愁奴瞰隙光

却說西門慶扒過牆來走到潘金蓮房裡金蓮還睡未起因問你昨日三不知又往那裡去了這一夜也不對奴說一聲兒西門慶道花二哥又使小廝邀我往院裡去吃了半夜酒纔脫身走來家金蓮雖故信了還有幾分疑影在心一日同孟玉樓飯後在花園亭子上做針指猛可見一塊瓦兒打在面前那孟玉樓低着頭納鞋沒看見這潘金蓮單單把眼四下觀看影上綽上只見隔壁牆頭上一箇白面探了一探就下去了金蓮忙推玉樓指與他瞧說道三姐姐你看這箇是隔壁花家那大丫頭想是上牆瞧花兒看見俺們在這裡他就下去了說畢也就罷了到晚夕西門慶自外赴席來家進金蓮房中金蓮與他接了衣裳問他飯不吃茶也不吃趨趨着脚兒只往前邊花園裡走這潘金蓮賊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

映出所
離聲聲
心腸

回只見先頭那丫頭在牆頭上打了箇照面。這西門慶就躡着梯撓過牆去了。那邊李瓶兒接入房中，兩箇廝會不題。這潘金蓮歸到房中，奮來復去，通一夜不曾睡。將到天明，只見西門慶過來，推開房門，婦人睡在床上，不理他。那西門慶先帶幾分愧色，挨近他床邊坐下。婦人見他來，跳起來，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罵道：「好負心的賊！你昨日端的那裡去來，把老娘氣了一夜。你原來幹的那繭兒，我已曉得，不耐煩了。趁早實說，從前已往與隔壁花家那淫婦偷了幾遭，一一說出來，我便罷休。但瞞着一字兒，到明日你前脚兒過去，後脚我就嚶鳴起來，教你負心的囚根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標任他漢子，在院裡過夜，却這裡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噴道：「昨日大白日裡，我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只見他家那大丫頭在牆那邊探頭舒腦的，原來是那淫婦使的勾使鬼來勾你。」

都看
一
字不
可減
寫慌處
妙在是
喜處

如甚負
甚恨甚
罵人無

來了。你還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入半夜叫了你往院裡去，原來他家就是院裡西門慶听了慌的，粧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說道：「惟小油嘴兒，噤聲些實，不瞞你。他如此這般，問了你兩箇的年紀，到明日討了鞋樣去，每人替你做雙鞋兒，要拜認你兩箇做姐姐。他情愿做妹子，金蓮道：『我是不要那淫婦認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漢子，又來獻小慫，慫兒我老娘眼裡是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鬼兒去，說着一隻手把他褲子扯開，只見那話軟，行當銀托子還帶在上面。』問道：『你實說與淫婦，弄了幾遭。』西門慶道：『弄倒有數兒的，只一遭。』婦人道：『你賭箇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軟如鼻涕，濃如醬，却如風癱了一般的。有些硬朗氣兒，也是人心說着把托子一揪，掛下來罵道：『沒羞的強盜，噴道：『教我那裡沒尋，原來把這行貨子俏地帶去，和那淫婦合搗去了。』西門慶滿臉兒。」

其無恥妙
出自家
其無恥妙

金道天
都愛強
非盡愛
小便空
也

三件事
須帶孩
子氣妙
不失笑
入心性

陪笑說道。恁小淫婦兒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稍了上覆來。他到明日過來。與你磕頭。還要替你做鞋。昨日使丫頭替了吳家的樣子去了。今日叫我稍了這一對壽字簪兒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頭上拔將下來。遞與金蓮。金蓮接在手內觀看。却是兩根番石青填地金玲瓏壽字簪兒。乃御前所製宮裡出來的。甚是奇巧。金蓮滿心歡喜。說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語。便了。等你過那邊去。我這裡與你兩箇觀風。教你兩箇自在合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門慶歡喜的。雙手樓抱。着說道。我的乖乖的兒。正是如此。不枉的養兒不在阿金湯銀。只要見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已買一套粧花衣服。謝你。婦人道。我不信那蜜嘴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週旋。要依我三件事。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婦人道。頭一件。不許你往院裡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三件。你過去和他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你瞞

我西門慶道。這箇不打緊。都依你便了。自此為始。西門慶過去睡了來。就告婦人說。李瓶兒怎的生得白淨。身軟如綿花。好風月。又善飲。俺兩箇帳子裡放着菓盒。看牌飲酒。常須要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箇物件兒來。遞與金蓮。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俺兩箇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為証。

內府衢花綾裱。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小綠細描金。鑲嵌斗方乾淨。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七帳內慣交鋒。解名二十四。春意動關情。金蓮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道。好生收在我箱子內。早晚看着要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的愛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裡。要將來。就是打也打不出了。西門慶道。恁小奴才兒。休作耍。因趕着奪那

字寫
金蓮校
滑

金瓶梅

第十三回

郎相如
待壁脫
桂意

龜兒之
物博同
金蓮戲
弄則瓶
兒不言
可知文
章說一
是雨之
妙

手卷金蓮道。你若奪一奪兒賭箇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爛。大家看不成。西門慶笑道。我也沒法了。隨你看完了。與他罷麼。你還了他這箇去。他還有箇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得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箇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薰鴛被。款設銀燈。艷粧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看官所說。巫蠱魘昧之物。自古有之。金蓮自從叫劉瞎子回背之後。不上幾時。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為寵愛。化憂辱而為歡娛。再不敢制他。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有詞為証。

記得書齋乍會時

雲踪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樓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端夢魂迷

今宵喜得效于飛

顛鸞倒鳳無窮樂

從此雙雙永不離

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

李瓶兒迎奸赴會

詩曰

眼意心期未即休。不堪拈弄玉搔頭。春回笑臉花含媚。黛蹙娥眉柳帶愁。粉暈桃腮思伉儷。寒生蘭室盼綢繆。何如得遂相如意。不讓文君咏白頭。

話說一日吳月娘心中不快。吳大衿子來看。月娘留他住兩日。正陪在房中坐的。忽見小廝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吳大衿子便往李嬌兒房裡去了。西門慶進來。脫了衣服。坐下。小玉拿茶來。也不吃。月娘見他面色改常。便問你今日會茶來家恁早。西門慶道。今該常二哥會。他家沒地

方請俺們在城外永福寺去耍子。有花二哥邀了應二哥俺們四五箇往院裡鄭愛香兒家吃酒。正吃着忽見幾箇做公的進來不繇分說把花三哥拿的去了。把衆人嚇了一驚。我便走到李桂姐家躲了半日。不放心使人打聽。原來是花二哥內臣家房族中告家財。在東京開封府遞了狀子。批下來着落本縣拿人。俺們總放心。各人散歸家來。月娘聞言便道。這是正該的。你整日跟着這夥人。不着箇家。只在外邊胡撞。今日只當丟出事來。纔是箇了手。你如今還不心死。到明日不吃人爭鋒。厮打。到那里打箇爛羊頭。你肯斷絕了這條路兒。正經家裡老婆好言語說着。你肯听。只是院裡淫婦在你跟前說句話兒。你到着個駢耳朵。听他。正是家人說着。耳邊風。外人說着。金字經。西門慶笑道。誰人敢七箇頭八箇膽打我。月娘道。你這行貨子。只好家裡嘴頭子罷了。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說。隔壁花

二娘使天福兒來請爹過去說話。這西門慶听了。趑趄脚兒就往外走。月娘道。明日沒的教人扯你。把西門慶道。切隣間不妨事。我去到那里看他

有甚麼話說。當下走過花子虛家來。李瓶兒使小廝請到後邊說話。只見

婦人羅衫不整。粉面慵粧。從房裡出來。臉嚇的蠟渣也似。黃跪着西門慶

再三哀告道。大官人沒奈何。不看僧面看佛面。常言道。家有患難。隣里相

助。因他不听人言。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只在外邊胡行。今日吃人暗算

弄出這等事來。這時節。方對小廝說將來教我尋人情救他。我一箇婦人

家沒腳。蠅那里尋。那人情去發狠起來。想着他。恁不依說。拿到東京打的

他爛七的。也不虧他。只是難爲過世老公公的名字。奴沒奈何。請將大官

人過來。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題起罷。千萬看奴薄面。有人情好。歹尋一

箇兒。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西門慶見婦人下禮。連忙道。嫂子請起來。不

恨中作
轉想全
不念及
夫妻子
處危矣

以佛面
自許效
世後法
帶德冠
塵厚處

妨我還不知爲了甚勾當。婦人道：「正是一言難盡。俺過世老公有四箇姪兒，大姪兒喚做花子由，第三箇喚花子光，第四箇叫花子華。俺這箇名花子虛，都是老公嫡親的。雖然老公擗下這一分錢財，見我這箇兒不成器，從廣南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裡收着，緊還打儻棍兒，那三箇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床帳家伙去了，只現一分銀子兒，沒曾分得。我常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他通不理一理兒。今日手暗不通風，却教人弄下來了，說畢放聲大哭。西門慶道：「嫂子放心，我只道是甚麼事，原來是房分中告家財事。這箇不打緊，既是嫂子分付哥的事，就是我的事。一般隨問怎的，我在下謹領婦人說道：「官人若肯時，又好了。請問尋分上要用多少禮兒，奴好預備。西門慶道：「也用不多，聞得東京開封府楊府尹，乃蔡太師門生，蔡太師與我這

世王計
多不顧
名義者
皆此一
念嘆之
不獨
飛兒也

西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拿兩箇分上齊對楊府尹說，有箇不依的不拘多，大事情也了了。如今倒是蔡太師用些禮物，那督府楊爺與我舍下有親，他肯受禮，婦人便往房中開箱子，搬出六十錠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西門慶道：「只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許多。」婦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了，去奴床後還有四箱櫃，蟒衣玉帶帽頂絲環，都是值錢珍寶之物，亦發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里，奴用時來取趁。這時奴不思箇防身之計，信着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三拳敵不得四手，到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西門慶道：「只怕花二哥來家尋問怎了。」婦人道：「這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已交與奴收着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顧收去，西門慶說道：「既是嫂子恁說，我到家叫人來取，于是一直來家與月娘

商議月娘說銀子便用食盒，叫小廝擡來那箱籠東西，若從大門裡來，教兩邊街坊看着不惹眼，必須夜晚打牆上過來，方隱密些。西門慶聽言大喜，即令玳安來旺來興平安四箇小廝，兩架食盒，把三千兩銀子先擡來家。然後到晚夕月上時分，李瓶兒那邊同迎春綉春，放桌櫈，把箱櫃挨到牆上，西門慶這邊止是月娘金蓮春梅，用梯子接着，牆頭上鋪襯毡條，一箇箇打發過來，都送到月娘房中去了。正是——

富貴自是福來投

利名還有利名憂

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強求

西門慶收下他許多軟細金銀寶物，隣舍街坊俱不知道，連夜打點馱裝停當，求了他親家陳宅一封書，差家人來保上東京，送上楊提督書禮，轉求內閣蔡太師柬帖，下與開封府楊府尹。這府尹名喚楊時別，號龜山，乃

以龜山
清廉况
所分上
況其他
于然此
等分二
亦不必
不所

陝西弘農縣人氏，由癸未進士陞大理寺卿，今推開封府尹，極是清廉。况蔡太師是他舊時座主，楊戩又是當道時臣，如何不做分上。當日楊府尹陞廳監中，提出花子虛來，一千人上廳跪下，審問他家財下落。此時花子虛已有西門慶稍書知會了，口口只說自從老公公死了，發送念經，都花費了，止有宅舍兩所，庄田一處，見在，其餘床帳家伙物件，俱被族人分散一空。楊府尹道：你們內官家財，無可稽考，得之易失之易，既是花費無存，批仰清河縣委官將花太監住宅二所，庄田一處，估價變賣，分給花子由等三人回繳。花子由等又上前跪稟，還要監追子虛，要別項銀兩，被楊府尹大怒，都喝下來，說道：你這廝少打當初，你那內相一死之時，你每不告做甚麼來。如今事情已往，又來搔擾，于是把花子虛一下兒也沒打，批了一道公文，押發清河縣前來估計庄宅，不在話下。來保打聽這消息，星夜

回來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分上准了，放出花子虛來家，滿心歡喜。這里李瓶兒請過西門慶去計議，要叫西門慶拏幾兩銀子買了這所住的宅子。到明日奴不欠也是你的人了。西門慶歸家與吳月娘商議，月娘道：你若叫他這房子，恐怕他漢子一時生起疑心來，怎了。西門慶聽記在心，那消幾日，花子虛來家，清河縣委下樂縣丞丈估太監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慶坊，值銀七百兩，賣與王皇親為業。南門外庄田一處，值銀六百五十五兩，賣與守備周秀為業。止有住居小宅，值銀五百四十兩。因在西門慶緊隔壁，没人敢買。花子虛再三使人來說，西門慶只推沒銀子，不肯上帳。縣中緊等要回文書，李瓶兒急了，暗暗使馮媽媽來對西門慶說，教拿他寄放的銀子，兌五百四十兩買了罷。這西門慶方纔依允當官交兌了銀兩。花子虛由都畫了字，連夜做文書回了上司，共該銀一千八百九十五



七

兩人均分訖。花子虛打了一場官司出來，沒分的絲毫，把銀兩房舍庄田又沒了兩箱內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踪影。心中甚是焦燥，因問李瓶兒查算西門慶使用銀兩下落，今還剩多少，好湊着買房子。反吃婦人整罵了四五日，罵道：「呸！魍魎混沌，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在外邊眠花臥柳，只當被人弄成圈套，拏在牢裡，使將人來教我尋人情，奴是箇女婦人家，大門邊兒也沒走曉得甚麼，認得何人那里尋人情。渾身是鐵，打得多少釘兒替你添羞臉。到處求爹爹告奶奶，多虧了隔壁西門大官人看日前相交之情，大冷天刮得那黃風黑風，使了家下人往東京去替你把事兒幹得停停當當的。你今日了畢官司，兩腳站在平川地，得命思財，痛好忘痛。來家到問老婆找起後帳兒來了，還說有也沒有你寫來的帖子。現在沒你的手字兒，我擅自拿出你的銀子，尋人情抵盜與人，便難了花子虛。」

慢說
到西門
慶身上
一些不
露相妙
甚

在子虛
張前便
有許多
慶吉益

金定子
虛無可
奈何故

虛道可知是我的帖子來說實指望還剩些咱湊着買房子過日子婦人道吓濁蠢才我不好罵你的你早仔細好來困頭兒土不算計圈底兒下却算計千也說使多了萬也說使多了你那三千兩銀子能到的那里蔡大師楊提督好小食腸兒不是恁大人情平白拿了你一場當官蒿條兒也沒曾打在你這忘八身上好好兒放出來教你在家裡恁說嘴人家不屬你管轄你是他甚麼着疼的親平白怎替你南上北下走跳使錢救你你來家也該擺酒席兒請過人來知謝人一知謝兒還一掃帚掃得人光光的到問人找起後帳兒來了幾句連擦帶罵罵的子虛閉口無言到次日西門慶使玳安送了一分禮來與子虛壓驚子虛這里安排了一席請西門慶來知謝就要問他銀兩下落依着西門慶還要找過幾百兩銀子與他湊買房子到是李瓶兒不肯暗地使馮媽媽過來對西門慶說你

要來吃酒只開送一篇花帳與他說銀子上下打點都便沒了花子虛不計時還使小廝再三邀請西門慶躲的一徑往院裡去了只回不在家花子虛氣的發昏只是跌腳看官聽說大凡婦人更變不與男子一心隨你咬折鐵釘般剛毅之夫也難測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內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婦人壞了者爲何皆繇御之不得其道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緣分相投夫唱婦隨庶可保其無咎若似花子虛落鳧飄風謾無犯律而欲其內人不生他意豈可得乎正是一

自意得其墊

無風可動搖

浪子下
場頭往
往如此

話休饒舌後來子虛只攢湊了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了獅子街一所房屋居住得了這口重氣剛搬到那里又不幸害了一場傷寒從十一月初旬睡倒在床上就不會起來初時還請太醫來看後來怕使錢只挨着一日

兩兩日三、挨到二十頭、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年二十四歲、那手下的大
小厮、天喜兒、從子虛病倒之時、就拐了五兩銀子、走的無踪、子虛一倒了
頭、李瓶兒就使馮媽媽請了西門慶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
到墳上安葬、那花大花三、花四、一般兒男婦、也都來弔孝、送殯、西門慶那
日也教吳月娘辦了一張桌席、與他山頭祭奠、當日婦人轎子歸家、也設
了一箇靈位、供養在房中、雖是守靈、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從子虛在日、就
把兩箇丫頭教西門慶要了、子虛死後、越法通家往還、一日正值正月初
九、李瓶兒打聽是潘金蓮生日、未曾過子虛、五七、李瓶兒就買禮物、坐轎
子、穿白綾襖兒、藍織金羶白紵布髮髻、珠子箍兒、來與金蓮做生日、馮媽
媽抱毡包、天福兒跟轎進門、先與月娘磕了四箇頭、說道、前日山頭多勞
動、大娘受餓、又多謝重禮拜了月娘、又請李嬌兒、孟玉樓拜見了、然後潘

後有見
先後
字字有
心直從
太史公
筆法化

金蓮來到、說道、這位就是五娘、又要磕下頭去、一口一聲稱呼姐姐、請受
奴一禮兒、金蓮那里肯受、相讓了半日、兩箇還平磕了頭、金蓮又謝了他
壽禮、又有吳大妗子、潘媽媽、一同見了李瓶兒、便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
他今日往門外玉皇廟打瞧去了一箇讓坐了、喚茶來吃了、良久、只見孫
雪娥走過來、李瓶兒見他粧飾少次、于眾人便起身來問道、此位是何人
奴不知、不曾請見得、月娘道、此是他姑娘哩、李瓶兒就要行禮、月娘道、不
勞起動、二娘只是平拜、拜罷、于是彼此拜畢、月娘就讓到房中、換了衣
裳、分付丫鬟、明間內放桌兒、擺茶、須臾圍爐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來、
讓吳大妗子、潘姥姥、李瓶兒上坐、月娘和李嬌兒、孟玉樓、和潘金蓮
打橫、孫雪娥、回廚下照管、不敢久坐、月娘見李瓶兒、鍾鍾酒都不辭、于是
親自遞了一遍酒、又令李嬌兒、眾人各遞酒一遍、因嘲問他話、見道、花二

娘搬的遠了俺姐妹們離多會少好不想二娘狠心就不說來看俺們看兒孟玉樓便道二娘今日不是因與五娘做生日還不來哩李瓶兒道好大娘三娘蒙眾娘擡舉奴心裡也要來一者熱孝在身二者家下沒人昨日纔過了他五七不是怕五娘恠還不敢來因問大娘貴降在幾時月娘道賤日早哩潘金蓮接過來道大娘生日是八月十五二娘好友來走走李瓶兒道不消說一定都來孟玉樓道二娘今日與俺姊妹相伴一夜兒不往家去罷了李瓶兒道奴可知也要和眾位娘敘些話兒不瞞眾位娘說小家兒人家初搬到那里自從他沒了家下没人奴那房子後牆緊靠着喬皇親花園好不空晚夕常有狐狸拋磚掠瓦奴又害怕原是兩箇小廝那箇大小廝又走了止是這箇天福兒小廝看守前門後半截通空落落的倒虧了這箇老馮是奴舊時人常來與奴漿洗些衣裳月娘因問

老馮多少年紀且是好箇恩實媽媽兒高大言也沒句兒李瓶兒道他今年五十六歲男花女花都沒只靠說媒度日我這裡常管他些衣裳昨日拙夫死了叫過他來與奴做伴兒晚夕同丫頭一坑睡潘金蓮嘴快說道既有老馮在家裡看家二娘在這裡過一夜也不妨左右你花爹沒了有誰管着你玉樓道二娘只依我教老馮回了轎子不去罷那李瓶兒只是笑不做聲說話中間酒過數巡潘姥姥先起身往前邊去了潘金蓮隨跟着他娘往房裡去了李瓶兒再三辭道奴的酒勾了李嬌兒道花二娘怎的在他大娘三娘手裡肯吃酒偏我遞酒二娘不肯吃顯的有厚薄遂拿箇大杯斟上李瓶兒道好二娘奴委的吃不去了豈敢做假月娘道二娘你吃過此杯畧歇歇兒罷那李瓶兒方纔接了放在面前只顧與眾人說話孟玉樓見春梅立在旁邊便問春梅你娘在前邊做甚麼哩你去連你

已沒得
說又別
注雙葉

鄭之若
惟愛之
最嬌

娘潘姥姥快請來就說大娘請來陪你花二娘吃酒哩春梅去不多時回
來道姥姥害身上疼睡哩俺娘在房裡勻臉就來月娘道我倒也沒見他
倒是箇主人家把客人丟了三不知往房裡去了諸般都好只是有這些
孩子氣有詩為証

倦來汗濕羅衣徹

樓上人扶上玉梯

歸到院中重洗面

金盆水裡潑紅泥

正說着只見潘金蓮走來玉樓在席上看見他艷抹濃粧從外邊搖擺將
來戲道五丫頭你好人兒今日是你箇驢馬畜把客人丟在這里你躲到
房裡去了你可成人養的那金蓮笑嘻嘻向他身上打了一下玉樓道好
大膽的五丫頭你還來遞一鍾兒李瓶兒道奴在三娘手裡吃了好少酒
兒也都勻了金蓮道他手裡是他手裡帳我也敢奉二娘一鍾兒于是滿

○雖○致○可○想○



玉樓亦
有此毒
語然而
趣

斟一大鍾遞與李瓶兒李瓶兒只顧放着不肯吃月娘因看見金蓮髮上
撒着一根金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里打造
的倒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
奴還有幾對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御前帶
出來的外邊那里有這樣範月娘道奴取笑闖二娘要子俺姐妹們人多
那里有這些相送眾女眷飲酒歡笑看看日西時分馮媽媽在後邊雪娥
房裡管待酒吃的臉紅紅的出來催逼李瓶兒道起身不起身好打發轎
子回去月娘道二娘不去罷叫老馮回了轎子家去罷李瓶兒說家裡無
人改日再奉看列位娘有日子在哩孟玉樓道二娘好執古俺眾人就沒
些兒分上如今不打發轎子等住回他爹來少不的也要留二娘自這說
話逼迫的李瓶兒就把房門鑰匙遞與馮媽媽說道既是他眾位娘再三

留我顯的奴不識敬重。分付轎子回去。教他明日來接罷。你和小廝家去。仔細門戶。又教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了頭迎春。拿鑰匙開我床房裡。頭一箇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裡。拿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我要送四位娘。那馮媽媽得了話。拜辭了月娘。一面出門。不在話下。少頃李瓶兒不肯吃酒。月娘請到上房。同大妗子一處吃茶坐的。忽見玳安抱進毡包。西門慶來家。掀開簾子。進來說道。花二娘在這裡。慌的李瓶兒跳起身來。兩箇見了禮。坐下。月娘叫玉簫與西門慶接了衣裳。西門慶便對吳大妗子。李瓶兒說道。今日門外玉皇廟聖誕。打醮該我年例。做會首與衆人在吳道官房裡算帳。七擔八柳。纏到這咱晚。因問二娘。今日不家去罷。玉樓道。二娘再三不肯要去。被俺衆姐妹強着。留下李瓶兒道。家裡没人。奴不放心。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這兩日好不巡夜的。甚緊怕怎的。但有些

分明一

又及時又攤眼說來妙不答言

一低字一斜字寫得美人醉態

飲酒中不序一

風吹草動。拿我箇帖兒送與周大人。點到奉行。又道二娘怎的冷清清坐。着用了些酒兒。不曾。孟玉樓道。俺衆人再三勸二娘。二娘只是推不肯吃。西門慶道。你們不濟。等我勸二娘。二娘好小量兒。李瓶兒口裡雖說。奴吃不去了。只不動身。一面分付丫鬟。從新房中放桌兒。都是留下伺候。西門慶的。嘎飯菜蔬。細巧菓仁。擺了一張桌子。吳大妗子知局。推不用酒。因往李嬌兒房裡去了。當下李瓶兒上坐。西門慶關席。吳月娘在炕上。跏着爐壺兒。孟玉樓潘金蓮。兩邊打橫。五人坐定。把酒來斟。也不用小鍾兒。都是大銀衢花鍾子。你一杯。我一盞。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吃來吃去。吃的婦人眉黛低。橫秋波斜視。正是

兩朶桃花上臉來

眉眼施開真色相

月娘見他二人吃得。錫成一塊。言頗涉邪。看不上。往那邊房裡陪吳大妗

語只用
錫成一
塊十一
字包活
而當時
嬉笑狎
昵情景
宛然人
知其煩
而不知
其簡之
妙如此

罷罷不
得已死
心之辭
也至此
方死心
不知心
先想着
何處

子坐去了。由着他四箇吃到三更時分。李瓶兒星眼歪斜，立身不在。拉金蓮往後邊淨手。西門慶走到月娘房裡，亦東倒西歪。問月娘打發他。那里歇。月娘道：「他來與那箇做生日？」就在那箇房兒裡歇。西門慶道：「我在那裡歇？」月娘道：「隨你那裡歇，再不你也跟了他一處去歇罷。」西門慶忍不住笑。道：「豈有此理？」因叫小玉來脫衣。我在這房裡睡了。月娘道：「就別要汗邪。休要惹我那沒好口的罵出來。你在這里。」他大妗子那里歇。西門慶道：「罷罷罷。我往孟三兒房裡歇去罷。」于是往玉樓房中歇了。潘金蓮引着李瓶兒淨了手，同往他前邊來。就和姥姥一處歇。臥到次日起來，臨鏡梳粧。春梅代侍他。因見春梅靈變，知是西門慶用過的。丫頭與了他一副金三事兒。那春梅連忙就對金蓮說了。金蓮謝了，又謝說道：「又勞二娘賞賜他。」李瓶兒道：「不在。五娘有福，好箇姐姐梳粧畢。」金蓮領着他同潘姥姥叫春梅開

了花園門，各處遊看。李瓶兒看見他那邊墻頭開了箇便門，通着他那壁。便問西門慶幾時起蓋這房子。金蓮道：「前者陰陽看來說到這二月間興工動土，要把二娘那房子打開，通做一處。前面蓋山子捲棚，展一箇大花園。後面還蓋三間翫花樓，與奴這三間樓做一條邊。」這李瓶兒聽了，在心裏只見月娘使了小玉來請後邊吃茶。三人同來到上房。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吳大妗子，擺下茶等着哩。眾人正吃點心，只見馮媽媽進來，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着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李瓶兒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月娘道：「多有破費。」二娘這箇却使不得。李瓶兒笑道：「好大娘，什麼稀罕之物。胡亂與娘們賞人便了。」月娘眾人拜謝了，方纔各人插在頭上。月娘道：「聞說二娘家門首就是燈市，好不熱鬧。到明日我們看燈，就往二娘府上望望。休要推

不在家李瓶兒道奴到那日奉請眾位娘金蓮道姐姐還不知奴打聽來這十五日_{是二娘生日}月娘道今日說過若是二娘貴降的日子俺姊妹一箇也不少來與二娘祝壽李瓶兒笑道蝸居小室娘們肯下降奴已定奉請不一時吃罷早飯擺上酒來飲酒看看臨到日西時分轎子來接李瓶兒告辭歸家眾姐妹款留不住臨出門請西門慶拜見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人家送行去了婦人千恩萬謝方纔上轎來家正是

合歡桃核真堪愛

裡面原來別有仁

第十五回

佳人笑賞翫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

樓上多嬌艷

當窗并三五

爭弄遊春陌

相邀開綉戶

轉態結紅裙

合嬌入翠羽

留賓乍拂絃

托意時移柱

話說光陰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門慶先一日差玳安送了四盤羹

下語總
有弄頭
君只日
爹娘上
便便文
心死矣

菜一饌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一套織金重緞衣服寫吳月娘名字送與李瓶兒做生日李瓶兒纔起來梳粧叫了玳安見到臥房裡說道前日打攪你大娘今日又教你大娘費心送禮來玳安道娘多上覆爹也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禮送二娘賞人李瓶兒一百分付迎春擺四盤茶食管待玳安臨出門與二錢銀子一方閃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家列位娘我這裡就使老馮拿帖兒來請好夕明日都要光降走走玳安磕頭出門兩箇擡盒子的與一百文錢李瓶兒隨即便老馮拿着五箇柬帖兒十五日請月娘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又稍了一箇帖兒暗暗請西門慶那日晚夕赴席月娘到次日留下孫雪娥看家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着粧花錦綉衣服來與來安玳安畫童四箇小厮跟隨着竟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裡來這房子門面四間到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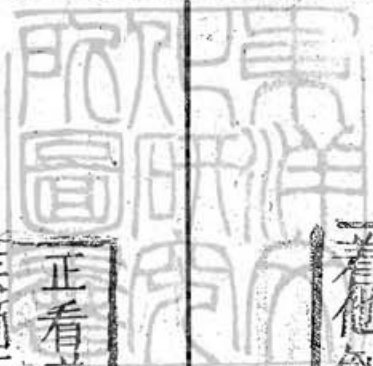
層臨街是樓，儀門內兩邊廂房三間，客坐一間，稍間過道穿進去，第三層三間臥房，一間廚房，後邊落地緊靠着喬皇親花園，李瓶兒知月娘衆人來看燈，臨街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懸掛許多花燈，先迎接到客位內，見畢禮數，次讓入後邊明間內待茶，不必細說。到午間，客位內設四張桌席，叫了兩箇唱的，董嬌兒、韓金釧兒彈唱飲酒。前邊樓上設着細巧添換酒席，又請月娘衆人登樓看燈。頑耍樓前簷掛着湘簾，懸着燈彩。吳月娘穿着大紅粧花通袖襖兒，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綾襖兒，藍段袂，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俱搭伏定樓窓，觀看那燈市中人，烟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樓燈，一片珠瑛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圍錦綉，上毬燈，皎皎潔潔，雪花燈，拂上紛上秀才燈，揖俱得妙諛進止存孔孟之遺風，媳婦燈，容德溫柔，效孟姜之節操，和尚燈，月明與柳翠相連，判官燈，鍾道與小妹並坐，師婆燈，揮羽扇，假降邪神，劉海燈，背金蟬，戲吞至寶，駱駝燈，青獅燈，馱無價之奇珍，猿猴燈，白象燈，進連城之秘寶，七手八脚，螃蟹燈，倒戲清波，巨口大髯，鮎魚燈，平吞綠藻，銀蛾鬪彩，雪柳爭輝，魚龍沙戲，七真五老，獻丹書，吊掛流蘇，九夷八蠻，來進寶，村裡社鼓隊，喧闐百戲，貨郎椿椿鬪巧，轉燈兒，一來一往，吊燈兒，或仰或垂，瑠璃瓶映美女，奇花雲母障，竝瀛洲閨苑，王孫爭看小欄下，蹴鞠齊會仕女，相携高樓上，妖嬈銜色卦，肆雲集相幙，星羅講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榮枯有準，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

這擲响鉞遊脚僧演說三藏賣元宵的高堆菓餠粘梅花的齊插枯枝
剪春娥髮邊斜插鬧春風。禱涼釵頭上飛金光耀日同屏畫石崇之錦
帳珠簾繪梅月之双清。雖然覽不盡鰲山景也應豐登快活年。

吳月娘看了一回見樓下人亂就和李嬌兒各歸席上吃酒去了。惟有潘
金蓮、孟玉樓同兩箇唱的只顧搭伏着樓窗子往下觀看。那潘金蓮一徑
把白綾襖袖子兒攙着顯他那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葱來帶着
六箇金馬鐙戒指兒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兒把磕的瓜子皮兒都
吐落在人身上和王樓兩箇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來看那家房
簷下掛的兩盞綉綉燈一來一往滾上滾下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
來看這對門架子上挑着一盞大魚燈下面還有許多小魚鱉蝦蟹兒跟
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這首裡這箇婆兒燈那箇老兒燈

金蓮輕
家曲
摹益



正看着忽然一陣風來把箇婆兒燈下半截刮了一箇大窟窿。婦人看見
笑箇不了引惹的那樓下有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過擠匝不開都
壓躡上兒內中有幾箇浮浪子弟直指着談論一箇說道已定是那公侯
府裡出來的宅眷。一箇又猜是貴戚王孫家艷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
家粧束又一箇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裡看燈彈
唱又一箇走過來說道只我認得你們都猜不着這兩箇婦人也不是小
可人家的他是閻羅大王的妻五道將軍的妾是咱縣門前開生藥舖放
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的婦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來這裡看燈。這
箇穿綠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認的那穿大紅遍地金比甲兒上帶着個翠
面花兒的到好似賣炊餅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為在王婆茶坊內捉姦
被大官人踢死了把他娶在家裡做妾後次他小叔武松告狀誤打死了

金蓮往
事先意
中文開
提一過
前後之
脈落俱
靈

金瓶梅

三卷 第十五回

四六

皂隸李外傳，被大官人墊發充軍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見出來，落的這等標致了。正說着，吳月娘見樓下人圍的多了，叫了金蓮玉樓歸席坐下，聽着兩箇粉頭彈燈詞飲酒。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說道：「酒勾了，我和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兩箇，再坐一回。」見以盡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裡無人，光丟着些丫頭們，我不放心。這李瓶兒那裡肯放，說道：「好大娘，沒敬心也是的。今日大節，開燈兒也沒點飯兒，也沒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門爹不在家中，還有他姑娘們哩，怕怎的？」待月色上來，奴送四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這等說，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兩箇，就同我一般。」李瓶兒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鍾，也沒這箇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鍾上，不辭眾位娘，竟不肯饒我。今日來到奴這，湊窄之處，雖无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勞心。于是拏大銀鍾，遞與李嬌兒，說道：「二

不說到
金蓮席
散便敘
西門慶
此你家
搭之

娘好及吃一盃兒。大娘奴不敢奉大杯，只奉小盃兒罷。于是滿斟，遞與月娘兩箇唱的。月娘每人與他二錢銀子，待的李嬌兒吃過酒，月娘就起身，又囑付玉樓金蓮道：「我兩箇先去，就使小廝拿燈籠來接你們，也就來罷。」家裡没人，玉樓應諾。李瓶兒送月娘，李嬌兒到門首上轎去了。歸到樓上，陪玉樓金蓮飲酒。看看天晚，樓上點起燈來。兩箇唱的彈唱飲酒，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那日，同應伯爵、謝希大兩箇家中吃了飯，同往燈市裡遊玩。到了獅子街東口，西門慶因為月娘眾人都在李瓶兒家吃酒，恐怕他兩箇看見，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燈，只到賣紗燈的跟前，就回。不想轉過灣來，撞遇孫寡嘴祝實念，唱喏說道：「連日不會哥，心中渴想，見了應伯爵，謝希大罵道：『你兩箇天殺的好人兒，你來和哥遊玩，就不說叫俺一聲兒。』」西門慶道：「祝兄弟，你錯怪了他兩箇。剛纔也是路上相遇，祝實念道：『如今

看了燈往那裡去西門慶道同衆兄弟到大酒樓上吃三盃兒不是也請
 衆兄弟家去今日房下們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實念道比是哥請俺每
 到酒樓上何不往裡邊望望李桂姐去只當大節間拜拜年去混他混前
 日俺兩箇在他家他望着俺們好不哭哩說他從臘裡不好到如今大官
 人通影邊兒不進去看他看哥今日倒閒俺們情愿相伴哥進去走走西
 門慶因記掛晚夕李瓶兒有約故推辭道今日我還有小事明日去罷怎
 禁這夥人死拖活拽于是同進院中去正是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不知買盡長安笑 活得蒼生幾戶貧

西門慶同衆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在門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
 見了祝實念就高叫道快請三媽出來還虧俺衆人今日請的大官人

來了少頃老虔婆扶拐而出與西門慶見禮畢說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
 姐夫如何一向不進來看姐兒想必別處另敘了新表子來祝實念插
 口道你老人家會猜算俺大官人近日相了箇絕色的表子每日只在那
 裡走不想你家桂姐兒剛纔不是俺二人在燈市裡撞見拉他來他還不
 來哩媽不信問孫伯修就是了因指着應伯爵謝希大說道這兩箇天殺
 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老虔婆聽了哈哈笑道好應二哥俺家沒惱着你
 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兒忽說出口心事妙雖故姐夫裡邊頭緒兒多常言道好子
 弟不闌一箇粉頭天下錢眼兒都一樣不是老身誇口說我家桂姐也不
 醜姐夫自有眼今也不消人說孫寡嘴道我是老實說哥如今新叙的這
 箇表子不是裡面的微詞妙是外面的表子西門慶聽了趕着孫寡嘴只顧打說
 道老媽你休聽這天災人禍的老油嘴老殺才孫寡嘴和衆人笑成一塊

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三兩銀子來，遞與桂卿。大節間，我請眾朋友，桂卿不肯接。遞與老媽。老媽說道：「怎麼的？姐夫就笑話我家大節，下拿不出酒菜兒，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壞鈔，拿出銀子顯的俺們院裡人家，只是愛錢了。」應伯爵走過來說道：「老媽，你依我收了，快安排酒來，俺們吃。」那虔婆說道：「這箇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辭，一壁把銀子接來袖了。深深道了箇。禹福說道：「謝姐夫的布施。」應伯爵道：「媽，你且任我說箇笑話兒，你聽一箇。」子弟在院裡闖小娘兒，那一日做耍，裝做貧子進去。老媽見他衣服藍縷，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來。子弟說：「媽，我肚饑，有飯尋些來吃。」老媽道：「米囤也晒，那討飯來？」子弟又道：「既沒飯，有水拿些來，我洗臉。」老媽道：「挑水錢連日沒送水來。」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兩一錠銀子，放在桌上，教買米顧水去。慌的老媽沒口子道：「姐夫吃了臉，洗飯洗了飯，吃臉把眾人。」

都笑了。虔婆道：「你還是這等快取笑，可○可○見○的○來○自○古○有○恁○說○沒○這○事○慮。」只○不○認○沒○妙○伯爵道：「你拿耳朵來，我對你說。」大官人新近請了花二哥、表子、後巷的吳銀兒了，不要你家桂姐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強口，比吳銀兒還比得過我家與姐夫。是快刀兒，割不斷的親戚。姐夫是何等人兒，他眼裡見得多，着緊處金子也估出箇成色來，說畢，入去收拾酒菜去了。又○勝○李○嬌○兒○文○情○深○冷○之○至

少頃，李桂姐出來，家常挽着一窩絲杭州攢金縷絲釵，翠梅花釧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襟襖子，下着紅羅褙子，打扮的粉粧玉琢，望下道了萬福，與桂卿一邊一箇打橫坐下。須臾，泡出茶來，桂卿、桂姐，每人遞了一盞，陪着吃畢，保兒就來打抹春臺，纔待收拾擺放案酒，忽見簾子外探頭，敘腦有幾箇穿藍縷衣者，謂之架兒，進來跪下手裡拿着三四升瓜子兒，大節問孝順。大老爹、西門慶只認頭一箇，叫于春兒，問你們那幾

箇在這裡。于春道還有段錦紗、青轟鉞，在外邊伺候。段錦紗進來，看見應伯爵在裡說道：「應爹也，在這裡。」連忙磕了頭。西門慶分付收了他瓜子兒，打開銀包兒，捏一兩一塊銀子，掠在地下。于春兒接了，和眾人扒在地下，磕了箇頭，說道：「謝爹賞賜，往外飛跑，有朝天子，單道架兒行藏。」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虛頭大一些兒，不巧又騰挪，遠院裡都楚過，席面上幫閒把牙兒閑磕，攘一回纔散火，賺錢又不多，歪廝纏怎麼他在虎口裡求津唾。

西門慶打發架兒出門，安排酒上來吃。桂姐滿泛金杯，雙垂紅袖，餽烹異品，菓獻時新，倚翠偎紅，花濃酒艷，酒過兩巡。桂卿、桂姐一箇彈箏，一箇琵琶，兩箇彈着，唱了一套「鬪景融和」，正唱在熱鬧處，見三箇穿青衣、黃板鞭者，謂之圓社，手裡捧着一隻燒鵝，提着兩瓶老酒，大節間來孝順大官人。

命名歎
豈死然
二人在

向前打了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箇喚白禿子，一箇喚小張，一箇是羅回子。因說道：「你們且外邊候候，待俺們吃過酒，踢三跑，于是向桌上拾了四盤、噶飯、一大壺酒、一碟點心，打發眾圓社吃了，整理氣毬，伺候西門慶吃了一回酒，出來外面院子裡，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箇圓社踢一箇揸頭，一箇對障，拘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向西門慶面前討賞錢，說桂姐的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們，湊手脚，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邊院中似桂姐這行頭，就數一數二的，強如二條巷董官女兒，數十陪。當下桂姐踢了兩跑下來，使的塵生，看畔汗濕，腮邊氣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兒，搗涼與西門慶攜手，看桂卿與謝希大、張小閑踢行頭。白禿子、羅回子在旁，虛撮腳兒，等漏往來拾毛，亦有朝天子一詞，單表這踢圓的始末。

其此便是生理

金瓶梅

三卷

在家中，也閑到處刮涎。生理全不幹，氣毬兒不離在身邊。每日街頭站，窮的又不趨富貴。他偏羨從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飽餐。轉不得大錢，他老婆常被入包占。

西門慶正看着衆人在院內打雙陸，踢氣毬飲酒。只見玳安騎馬來接，悄悄附耳低言道：「大娘二娘家去了，花二娘叫小的請爹早些過去哩。」這西門慶听了，暗暗叫玳安把馬吊在後門邊，等着我。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到房中，只坐了一回兒，就出來推淨手。于後門上馬，一溜烟走了。應伯爵使保兒去拉扯，西門慶只說我家裡有事，那裡肯轉來。教玳安兒拿了一兩五錢銀子，打發三箇圓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後巷吳銀兒家去使了。鬚直跟至院門首，方回應伯爵等衆人，還吃到二更纔散。正是

笑罵由他笑罵

歡娛我且歡娛

三卷終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四

第十六回

西門慶擇吉佳期

應伯爵追歡喜慶

傾城傾國莫相疑

巫水巫雲夢亦痴

紅粉情多銷駿骨

金蘭誼薄惜蛾眉

溫柔鄉裡精神健

窈窕風前意態奇

村子不知春寂寂

千金此夕故踟躕

話說當日西門慶出離院門，玳安跟馬，逕到獅子街李瓶兒家，見大門關着，就知堂客轎子家去了。玳安叫馮媽媽開了門，西門慶進來，李瓶兒在堂中秉燭花冠，齊整素服，輕盈正倚簾櫳，盼望見西門慶來，忙移蓮步，款促湘裙下階，迎接笑道：「你早來些兒，他三娘五娘還在這裡，只剛纔起身去了。今日他大娘去的早，說你不在家，那里去了。」西門慶道：「今日我和應二哥謝子純，早晨看燈，打你門首過去，來不想又撞見兩箇朋友拉去院

金瓶梅

四卷 第十六回